

关仁山  
著

# 麦河

Maihe

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……

关仁山文集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 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关仁山文集



# 麦河

关仁山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麦河/关仁山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  
2017.1

(关仁山文集)

ISBN 978-7-80755-753-1

I. ①麦… II. ①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01922号

书 名: 麦 河  
著 者: 关仁山

---

书名题签: 关仁山

策 划: 张采鑫 赵锁学

责任编辑: 李 爽 李 耘

特约编辑: 仰 洁

责任校对: 李 鸥

装帧设计: 鸿儒文轩·书心瞬意

美术编辑: 胡彤亮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 010-57572860

传 真: 0311-88643225 010-57572860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印 张: 30.75

字 数: 500千字

版 次: 2017年1月第1版

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755-753-1

定 价: 76.00元

---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天地与我并生  
万物与我为一

——题记



# 目 录 ：

## 第一卷 逆月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梨花板       | 001 |
| 麦收的仪式     | 009 |
| 初 恋       | 018 |
| 墓地上的泥塑    | 025 |
| 麦河探源      | 032 |
| 螃蟹的味道     | 044 |
| 曹凤莲与包指甲花  | 051 |
| 生命的黑洞     | 059 |
| 曹老大的土地传奇  | 068 |
| 恶的果实      | 076 |
| 几天后果然出事儿了 | 080 |
| 桃儿的城市     | 083 |

救 赎 090

## 第二卷 上弦新月

天快亮了 099

月亮穿过云层 107

荒芜的田园 112

苍鹰预见未来 123

土地庙宇 129

混合香味 138

遍地疑难 143

天当被地当床 153

热风呼啸 161

签 约 169

往返在城乡 180

满月酒 186

## 第三卷 望之圆月

麦穗理论与虚拟经济 196

地主张兰池 208

爱情与品牌 214

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昨天的荣誉   | 220 |
| 闯市场     | 227 |
| 闪 婚     | 236 |
| 树欲静而风不止 | 244 |
| 麦穗破秽符   | 251 |
| 揉 面     | 258 |
| 金 屋     | 265 |
| 一个折叠的人  | 272 |
| 夏天的寒冷   | 285 |

#### 第四卷 下弦残月

|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|
| 乡村的程序 | 292 |
| 冰葡萄   | 299 |
| 饥 饿   | 304 |
| 秋之惑   | 308 |
| 李敏教授  | 318 |
| 桃儿的世界 | 327 |
| 歌声灿烂  | 335 |
| 阵痛与告别 | 343 |
| 我的苦恼  | 349 |
| 愤怒与觉醒 | 355 |

小麦图腾 364

第五卷 朔之逆月

郭富九人会 375

生活万花筒 383

炊烟与花朵 389

资本与“潜规则” 397

民间杂色 406

夏日情怀 414

欺凌与侮辱 421

养 护 428

敬畏土地 438

遥望未来 442

个体独白 446

梦中飞翔 453

迷失的个人 460

铸 魂 467

后 记 475



# 第一卷 逆月

## 梨花板

“混闺女”的事儿，我早就绝望了。

“混闺女”是北方麦河土话，意思是娶老婆。我白立国是个瞎子，扔在日子外边的人，谁愿意跟我混呢？打春的瞎子，开河的鸭子。立春一过，我们这些算卦瞎子手执竹竿，缓缓行走在麦河两岸。麦河也叫滦河，从冀东平原蜿蜒淌过。麦河摸过的地方，女人嘴巴都臊。按我的理解，事关人下半身的事，好多话是难以启齿的，羞羞答答，闪烁其词。娘儿们可不管这一套，她们见了我们，既不喊大哥，也不称先生，张嘴闭嘴就嚷：“瞎子，混闺女没？”说得光棍儿都脸红。如果你不过话，她们就用热热的胸脯儿顶你，继续挑逗：“害臊啦？翘了没？”说着就动手动脚地掏裆了。我就把拐棍一横开始自卫，听见女人就浪浪地笑个不停。我们瞎子自有瞎子的活法，放下拐棍儿，就给她们唱一段乐亭大鼓，唱一些七荤八素的段子。娘儿们就笑了，就往你的裤裆塞鸡蛋。鸡蛋刚刚煮熟，滴里当啷，烫得我直蹦跹。我拄着拐棍颠了，躲到僻静处，张开大嘴趁热儿吃了。吃完一抹嘴儿，女人就追上来了，问鸡蛋吃了没？我往裤裆里虚抓一把，往空中一晃，便有两个鸡蛋落在掌心里。她们登时就傻眼了。其实，这是变魔术。出发的时候，娘给我带了两个鸡蛋当干粮。男人大嘴儿吃

四方。我们走街串巷，算卦卖艺，挣个零钱儿。我因此活了下来，而且活得还不错，至于“混闺女儿”的美事儿，只能熬盼在远方。对瞎子来说，身边每一颗未知的心都是远方。

今天五月初三，懂点天文的都知道，是月相中的朔日。麦收的季节到了。我对天象还是有点研究的，瞎子永远是夜观天象。夜观天象，时间无界。一个月分为“朔——上弦——望——下弦——朔”，周期变幻。朔为逆月，上弦为新月，望为圆月，下弦为残月，月末又回到逆月了。传说有蚌蛤的河流，就会随月相的变化而明暗流转。小时候，我就在麦河里捞出了蚌蛤。双手拂着蚌蛤，我的故事就以月相变化为单元讲起吧——

一个村庄无论大小，土地神都给调剂好了。一个村的人不能一律健全，好人坏人都得掺着来。我听说百人出个瞎子，千人出个瘸子，万人出个傻子。我们村竟然出了三个傻子，几乎超标了，他们都爱听我唱大鼓，不用端详，都是那副眉眼儿。无法回避的遭遇都是我的命运。麦河流域的盲人，日子过得清苦，混个闺女儿更不容易了，房子大涨价，女人跟着涨价啊！听说县城有一条街，随便买一条裙子就是几百块钱，天神神咧，如果碰不上向我抛媚眼的女人，这事想都别想了。俗话说，一个萝卜一个坑儿，总会有女人等着我的。我艰难半辈子了，竟真有了自己的女人。她叫桃儿。老了老了还要享桃儿的福？鸚鵡村的人都说，瞎子艳福不浅哩！只要不外出卖唱，吃过饭我就坐在院落里给人算卦，算命之前，我都要按惯例对客人说：“山高水长，源远流不断。启发蒙昧，以诚待见。缺乏诚心，恕不答问。”客人疑惑了，在我耳边嘀咕了几句。我就解释道：“你既然请他指点迷津，态度要诚恳。如果你心中不信，或以开玩笑的方式戏弄人，他不作答。即便说了，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啊！”客人说：“是这样啊，我信，我信！”客人被我打发走了，我就从院落走到庄头，或是到田地里遛遛腿儿。我常常给人算命，可算不了自个儿的命。命啊，我和你到底谁赢啦？其实啊，对于桃儿，我压根儿就没有那个奢望。我这把年纪，还是个睁眼瞎，是秋后的玉米，掰了棒子就剩下秆儿了。人家桃儿是一朵花，我咋配得上人家？虽然她一直对我好，照顾我，心疼我，但我不敢往那方面想啊。可是，

机会终于来了。桃儿那年非要死去不可，我营救了。我干熬了这么些年，以为自己真的废了，没承想到了这把岁数还会色胆包天。从见到桃儿的那一天起，再也没法心平气和，心底刮起旋风，眼下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我的。爱情有味道，我闻到了爱情的味道。这东西，像土地一样古老，多情，新鲜。情场使人变傻，大概人同此理。我瞎子也不能免俗。遗憾的是，我没法描述这段男欢女爱的故事，如果能细细讲来，相信会使当今的情种们泪飞如雨。桃儿来我们村的时候，我已经瞎了。鸚鵡村过去分上鸚鵡和下鸚鵡两个村。桃儿是下鸚鵡村的人，九岁那年死了爹，娘嫁给了上鸚鵡村的农民韩腰子。这孩子特爱听我唱大鼓。我看不见她的模样，但我摸过她的小脸、小嘴，还听见她的声音，声音离地越来越高，也越发好听了，可是后来啊，桃儿姑娘长大了，她就不让我摸了。女大十八变，听说这姑娘变得像蝴蝶一样美丽。桃儿的方式是爆发式的，她火辣辣地说：“瞎哥，我就是你的女人，我会治好你眼睛的。”有的女人愿意傍大款，有的女人愿意收留弱者。桃儿就属于后者吧，她是个直肠快语的人，喜欢用强烈的方式表达爱情。我是半路瞎子，世界是啥样我都见识过。我瞎的原因十分可笑。我家有一头会唱歌的牛，小牛犊子，黑皮毛，小眼睛，长得不好看，但嗓子极好。它的一声长吼，我在承包田里都能听见。短吼或低吟，就跟唱歌一样。我们都叫它甜嗓子牛。它的歌声我能听懂，我后来喜欢唱大鼓，可能就是牛的启蒙。有一天，牛死了，躺在牛栏里再也没起来。我伤心极了，哭了好几天，哭得睁不开眼睛，不久就啥都看不见了。医生说我得“瞳孔翻倍”，吃了不少药，跑了几家医院，都没能治好。有人说，牛的好嗓子置换给我了。我的眼一瞎，事情就复杂了，人生就变味了。桃儿说：“我有钱，就是卖房子卖地，也得给你治眼。”她的声音甜甜的。我心头一热，掐了一下她肉乎乎的屁股蛋：“桃儿，我心里懂，有你，我他娘的没白活，等哥下辈子睁开眼睛再报答你吧！”桃儿甜嘴甜舌地喊：“我的瞎哥，快点报答我啊！”她的声音虽然缥缈，风一样轻，带有撒娇的成分，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间。她勾着我的脖子笑了，笑起来的时候，挂在双耳的一双大耳环晃来晃去，醉了似的。给我治眼睛成为她这两年的奋斗目标了。说实话，瞎了这么多年了，我对治眼睛没啥信心，就是喜欢她这份心劲儿。那一阵子，我的耳朵坏了，除了桃儿的声音，谁的声音都

不想听。

我吸溜一下鼻子，闻到桃儿身上的香味。尽管我没有见过她，我的手脚在黑暗里都是眼睛，我感觉到，她的脸蛋儿一定飘着醉人的红霞。都说桃儿模样俊俏，还有点儿妖，有点儿媚，特有女人味道。她是个高个头，一双匀称的长腿，腰肢柔韧。可是，想象到五官上来，确实懵懵懂懂，一副眉眼不清的样子。把一个女人不确定的形象，慢慢在心中勾画，慢慢品味，也是一种幸福。说句实话，我不怀疑桃儿是漂亮女人，我摸过桃儿的脚，她的脚光溜溜的。我有这个能耐，单从脚就能判断女人的俊丑。瞎眼之前我就爱看女人的脚。如果不瞎，我会看痴了眼的。有一天，我脸对着她，把她的模样描述了一遍，猜个八九不离十。桃儿望着我目光如炬的眼睛，极为惊讶：“立国哥，你是不是看得见我？”我摇了摇头。她抬手朝我眼前晃了晃，我的眼球转了转。她的胳膊蛇一样缠住我的脖子说：“你骗我，你骗我，你啥都看得见！”我痛苦地摇了摇头，说我真的瞎了，别人能用目光传递情感，可我只能用手摸用嘴说，让女人看着不沉稳。如果 I 看见了啥，都是用心来看的。鹦鹉村人传说我开了天眼。我知道开天眼的人，可分为内视、透视和遥视，看到肉眼一般看不到的东西。从外表来看，我身材瘦弱一些，但我长了一副国字脸，浓眉大眼，目光炯炯有神。给人算命的时候，嘴巴上翘，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，神采飞扬，风度翩翩。因为这些，出了好几次以假乱真的笑话。唯一让我出丑的是额头，额头上长了一块如寿星似的赘肉，好像是一个疣。也许就在这个疣上藏着我的非凡智力。桃儿说她不喜歡这个疣，让我快点做掉。她喜欢我的眼睛，那一天，我眼里吹进了沙子，她一粒一粒舔出来。那感觉别提多爽啦！我身材瘦弱，却动作灵巧，平地翻个跟斗都不带气喘的。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睁开眼睛，看看桃儿的模样儿。不是我挑别人家，而是出于一种好奇。这种愿望是那样强烈，天下没有哪件事情比这更动人心魄。

苍鹰虎子叫了两声，鸣声恰似鸽哨。

我听懂了，它的意思是说，我的好运是桃儿偷来的。虎子说的这个“偷”字，极伤我的自尊。这畜生有时候气得我翻白眼嘴唇抽筋。虎子传到我手里的时候，

我已经双目失明了。在我没瞎的时候就见过它。它的上体是苍灰色的，头顶黑褐色，两眼的上方印着白色眉纹。飞羽和尾羽是暗灰色的，有黄色横斑，而肚子则是污白色的。脚和基部绿里透蓝，斑斑点点，与黑色的爪子形成反差。我还记得虎子眼神，凶狠而坚毅。有人说，狗通人性、猫通人性，但是，没人知道鹰也通人性。虎子是我的眼线，人间好多秘密都让它看到传递给我了。

桃儿说中午回村，我上午就静静地等她。村里村外，麦子的世界。我们村被汹涌的麦浪包围了。一场春风一场暖，风大的时候，麦芒儿就像长了翅膀，鸟一样飞起来。我在草房里再也躺不住了，来到了麦地里。我喜欢独自一人坐在麦地边，一边听风声，一边侍弄那两个梨花板。叮叮当当，声音十分响脆。虎子讨好地飞过来了，咕咕地叫了两声，意思是说：“你又去唱乐亭大鼓吧？”我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是啊，好几天没唱了，我嗓子痒痒啦！”虎子就很灵巧地跳到我肩头，用嘴拱我的梨花板。我们鼓书艺人是靠梨花板吃饭的。麦河流域有个说法，一个瞎子要是一生中没有唱过大鼓，那就是白活了。

我唱的是乐亭大鼓，诞生在麦河下游的乐亭县。一鼓一板，一弦一人，哼着腔儿演，演唱者打鼓又打板，边说边唱。描绘场景，刻画人物，议论得失，都集中在演唱者的嘴上、表情上和动作上。既然叫大鼓就得敲鼓，一面小鼓，底座儿竖个支架，鼓键子一敲，嘣嘣山响。按使劲儿大小，就能看出鼓谱和套路来。我用的梨花板像两片月牙儿，好似上弦月和下弦月。师傅告诉我，这是取“犁铧板”的谐音。耕地用的犁铧是用生铁铸造的，敲击起来声音脆脆的。师傅跟我说过，最初说书的板就是用犁铧片磨制的。先人磨制梨花板的时候，双膝都是跪着的。我用的板是铜制的，音色更亮，外形更美观，手感更滑溜。为了考验我的听力，师傅一会儿敲铁板，一会儿弄铜板。我都听出来了。我用两种梨花板敲击着，让虎子分辨哪只手是铁板。虎子耳朵好使，马上就落在我的左肩头，还用一双利爪弹了一下我的脸。狗东西猜对了，我左手拿着铁梨花板。说实话，虎子是孤独的，不说话。其实啊，我比它还孤独。我俩可以说是相依为命吧。

梨花板一响，我的嗓子就痒了。我扯开喉咙唱道：

摸一摸我的天  
亲一亲我的地  
娘织了毛布衣  
姐编了苇炕席  
麦子黄了梢儿  
大爷挂了犁儿  
……

虎子一扇翅膀，就给我捣乱。韩腰子要过来了。虎子对未来有预见功能，这畜生早就预测出我跟桃儿的缘分。韩腰子最初不同意我们的婚事，有一天麦河起雾，韩腰子愣是把我领进了河里，湿了我半个身子。一想起这事我就心跳，浑身起鸡皮疙瘩。我担心啊，最后桃儿能说服他们吗？记得韩腰子是个矮个头，棉桃儿脑袋，背微微驼着，脊梁处鼓着一个包，我摸过，梆硬，满脸的皱纹，像后山上的核桃皮。韩腰子听见我的梨花板响了，也没有心思铡草了。他每天都在河岸草棚外铡草。他轻轻凑过来听我敲铜板，长着眼睛都分辨不出铁板铜板来。“耳朵塞鸡毛了吧？分辨不出来了把？”我嘲讽地说。韩腰子叹息说：“你又在糊弄我，快唱你的吧，你说的没唱的好！”他的声音像犁地的牛被抽打了一鞭挤出的那种声音。我仰脸笑着说：“今天我不是饿唱，是饱唱哩！”我心里想，其实你眼睛比我还瞎。这时候，韩腰子还不依不饶：“瞎子，你是等桃儿呢吧？”我咧着嘴巴笑了笑，算是默认吧。

“唰”的一响，虎子拍打着翅膀飞走了。它翅膀横扫草地和树枝，发出巨大的声响，震得我耳鸣了半天。虎子的出现，吓退了连续鸣叫的“叫天子”。这些鸟儿们“啁啁”了一下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感觉天上的飞禽都是神灵的使者。这是一只不同寻常、神秘莫测的百年老鹰，它身上有一种离奇的、让人着魔的东西。

韩腰子见我不理睬他，一下子灰了心情，漏风跑气地嘟囔：“男人娶老婆，就等于养个吸血鬼，一天到晚喝你的血，直到熬干你为止。瞧瞧，哪家不是男人先走哩？”他是咒我呢，我扭头凶他说：“胡咧咧个啥？你为啥还娶桃儿娘？”

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！”他不吭声了。他摸透了我的脾气，只要桃儿回村，我就不再搭理他了。他是桃儿的养父，也是我未来的老丈人。

韩腰子铡草的声音很好听。我清了清嗓音说：“带我到河岸上去。”韩腰子说：“外面风大，你就在屋里待着吧！桃儿会来找你的！”我咧了咧嘴：“桃儿就是来了，你也陪着我啊！说不定她会给你带好吃的来呢！”韩腰子说：“她心里才没我呢，连她娘都不理睬。立国，你可真有手腕啊！”我说：“你是我未来的老丈人，咋还吃起醋来啦？”韩腰子梗着脖子说：“我没吃醋，我是说桃儿回家带的东西，都是给你治眼的药！弄得满屋子都是药味儿。”我说我不爱吃那些药，贼贵贼贵的。韩腰子叹息一声继续铡草。我听见了鸟的扑棱声，估计这草房里藏着许多鸟儿。由于刮风，还继续有鸟儿飞来，叽叽喳喳的。虎子是看不起鸟的，虎子从不怕风，风刮得越大就越来劲，呐喊着，勇猛地冲向高空。我站在河岸上，身后就是一片麦田，到处弥漫着麦子的气息。北风把我的头发都掀起来了。我憋得慌了，我掏出裆里的家伙在河堤撒了泡尿。我这泡尿很足，一下子滋到麦河里了，哗哗的声音格外好听。麦河流到我们鸚鵡村，算是中上游了。上鸚鵡村在东岸，下鸚鵡村在西岸。两岸少山，平原渐多。再往下游走，就是槐树镇，三十里地以外的河岸是麦河县城麦城。县城的下游是顺水市，入海口就是省会海平市了。一条河穿糖葫芦一样把大小地方都串起来了。小时候，我去麦城都是乘船，天光云影，一片浩渺。河水有时清明如镜，有时波浪滔天，皆因地势起伏。云彩变化多端，霞光照耀河水一片辉煌。河水清亮柔软，泡在里面非常舒服。夏秋季节，岸边的水车就响了，吱吱呀呀，清水就流淌进地垄沟里。如今生态变了，上游地表沙土流失，麦河变成了一条浊浪滚滚的泥河，水位下降许多，有时干枯，两岸伤痕累累。麦河跟我们一起快乐，一起忧伤。

河岸这间草房不是我的家。这草房是桃儿给我安排的。她说对医治眼睛有好处。这是她继父韩腰子的草房。韩腰子每天下午在这间草房前铡草，一下下的嚓嚓声，像是用刀刮鱼鳞。这声音让我心中毛躁不安。等我见到桃儿的时候，得明说了，不能在这住了。三年前，麦河改道冲了老宅，恰巧搭上了新农村建设这班车，村里重新规划建房了。我家有新盖的三间青砖大瓦房。我那青砖大

瓦房啊，风水好着呢。左侧有麦河流水，谓之青龙；右边有一条人行长道，谓之白虎；前院有个污水池，如今是大粪发酵的沼气池，我就叫它朱雀吧；后院的丘陵连着河岸，谓之玄武。谁都说是贵地。我细一掐算，真是自从住进这所宅子，才摘了这么一颗大桃子。过去，我家老宅在村东头，跟曹双羊家住邻居。如今鸽子窝里出了鹁子，曹双羊说抖就抖起来了，一跃成为鸚鵡村的首富，曹双羊开着奔驰轿车，住着大别墅哩！

一阵强风，险些把我吹倒，我下意识地抓住老槐树的树干。树干上缠着密密麻麻的布条子。自从麦河改道，家家户户都往老槐树上缠红布条子，说能避邪。这个说法是从我这传出来的，我现在在鸚鵡村说个啥，还真有人愿意捧臭脚。一阵响动，虎子飞回来了。我伸手一摸，它叼着一根麦穗回来了。这畜生用麦芒扎我的脸呢，我这老脸皮糙肉厚，还怕你扎吗？如果你敢扎桃儿的嫩脸儿，我可跟你没完。这个时候，我听见河岸有人赶着几头驴过来。一头驴猛地打了个滚儿，呛得我直捂鼻子。驴们带起来的尘土弄得我灰头土脸。我咳嗽不止的时候，听见汽车的嗡嗡声。说不定这驴打滚儿是汽车给搅的。我感受时光是通过风声，风对我很重要。风刮来了土地的味道、麦子的味道、青草的味道、牛粪的味道、炊烟的味道和阳光的味道。就说太阳的气味吧，中午和晚上都不同，阴天、晴天、雨天或雪天都不一样。北风把太阳的气味往南吹去了。都说我是狗鼻子，嗅觉太好了。其实，我对乡村气味最准的感觉，不能说出来，即便用了比喻，也不能直接而精确地再现。其实，我不如动物，我家的虎子能闻到狐狸的臊味，蚂蚁凭气味回到自己的巢穴，麦河蛙鱼能隔十里地找到娘娘，蜻蜓在风雨中能靠气味找到自己的团队。跟这些畜生比啊，我纯粹是“屎壳郎倒驴粪球子——自娱自乐”。快近晌午了，风涌着河水响，麦河绕来绕去，流在我心头里了。北风刮得电线杆哼哼地响。风里有一股怪怪的味道，天气要变了，我感觉天很阴沉了，头顶是黑云彩。六月北风转，阴雨细绵绵。风大的时候，麦河水哗哗响着。我深吸了一口田野的麦香。

我用瞎眼拖住时间，我把土地都熬老了，老得板结而生硬。我不下田种地，



我的四亩责任田都“流转”到麦河集团了。热风阵阵，麦子是抗不过干热风的。只要躲过一个礼拜，就可以稳妥收了。我小的时候，要在麦场上扬场，全都靠风，风好就能利利索索地筛选出麦粒来。如果风不好，累死也白搭的。今年咋弄呢？全靠收割机吗？尽管麦田都归曹双羊管理，可是那里有乡亲们的股份。

我走在河岸上，河岸的虚土陷脚。我听见麦浪起伏的声响。哐哐的几声响铳，把麦地的鸟儿都吓飞了。敲铳人喊：“瞎子，别害怕啊！”我害哪门子怕呢？实际上，他们是瞎敲，找不着鸟儿在哪儿，我用耳朵找比他们用眼还准确呢。河对岸传来两声驴叫，驴的叫声高亢、嘹亮，但吓不走觅食的鸟儿。驴声刚落，我就接到了桃儿。她从汽车里一走出来，我就听见她的脚步声了。实际上，从我身边走过好多村人，有几十个了，但我一下就能听见她的脚步声，轻盈、细碎。因为那些人都是踩着河岸走路，而她是踏着我的心走来。

桃儿笑了，眼角和眉梢尽是风情。她还亲了亲我的腮：“三哥，是不是想我啦？”我太激动了，一时冷静不下来。她一见面就用手掐我的腰，让我对她保持感觉。我疼得一咧嘴。桃儿挽着我的胳膊往回走，我听见麦田里蟋蟀的叫声，我快活地敲起了梨花板：“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——”

## 麦收的仪式

我坐桃儿的汽车回了村。在村口，麦香就淡了。桃儿一把将药包塞给我，说：“我回娘那儿看看，过会儿带饭过来。回家等我呀！”我答应着，碰着她热乎乎的小手，浮想联翩。我听见汽车“呼”地一响，人没影儿了，抱着药呆愣了半天。村人都想跟我说话，我听出来曹双羊的奔驰汽车来了。全村就这一辆奔驰。车停下了，曹双羊说：“三哥，你在这干啥呢？”他的话像旋风，刮得我站不稳了。我来不及躲闪，强撑着说：“桃儿刚回来，她给我送药来啦。”曹双羊似乎对我的话并不介意，哈哈笑了：“三哥有艳福啊！”我知道他话里有话。鸚鵡村谁不知道，桃儿过去是曹双羊的恋人，如今是我的未婚妻了。

我随便应了一声，跟曹双羊拉拉手。曹双羊不喜欢拉我的手，每次看见我，都要拍拍我的脑袋，有时拎拎我的耳朵，对我很友好的样子。如今的曹双羊啊，